



收這些準則，用來幫助我們克服工作上的困難，改善我們的實踐；所謂特殊性的東西就是外國的特殊經驗，這些特殊經驗是在外國的特定的客觀環境中工作經驗的總結。這些特殊經驗在某一個國家裡可以行得通，但在另一個國家中就不一定行得通。學習理論的時候要時時注意，不要把那些特殊經驗硬套在本邦舞蹈藝術工作上，否則就要犯經驗主義和公式主義的錯誤，吸收原則性準則時，不能生吞活剝的硬搬硬套，學習特殊性的東西時不要犯經驗主義和公式主義的錯誤，必須善於堅持原則，靈活的使用這些原則，使它融合於我們的工作之中，使它在我們的工作上發揮巨大的作用。

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辯証的，互相影響和互相作用的。理論來源於實踐，但理論却指導實踐，實踐又反過來檢驗理論的精確性，同時又豐富了理論本身，這樣反反覆覆的互相作用，使理論和實踐不斷的向前發展和不斷豐富。學習理論目的在於使我們的實踐活動不致於發生困難和產生錯誤。但理論必須跟實踐結

合，學習外國的先進理論，目的就在於和我們的工作相結合，然後總結我們的工作經驗，使之成為我們的理論。在這方面，就要求我們的舞蹈藝術工作者必須時時刻刻的關心本邦的舞蹈活動，必須參與這些活動。我們應該具有批判的精神，必須分出精華和糟粕，然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批判接受的方法，使理論成為我們工作上活的武器。

最後要強調的是：舞蹈理論的研究工作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不是一天二天或一年二年所能完成的，而是一件非常艱巨繁重的工作，同時也是一項長遠的工作，不是一二個人所能完成，而是要很多人共同努力，要用很多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我們應該把培養理論人才和培養演員及導演的工作同等看待。舞蹈理論工作者必須要有刻苦耐勞的精神，要有堅定不移的意志，努力學習和深入研究先進國家的理論，並且要時時刻刻的關心和澈底的瞭解本邦舞蹈界的情況，把學習研究得來的理論去研究和分析本邦的舞蹈藝術活動，並作出總結寫成理論文章，成為本邦的舞蹈理論。

本邦舞蹈界是非常需要理論人才的，無論客觀上或主觀上都有這種要求。我們不要重蹈覆轍，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不要再說學習理論是鑽牛角尖，不要再說搞理論的人只會講不會做。過去搞舞蹈藝術工作的朋友個個都吃了不少虧，走了不少冤枉路，應該吸取過去的教訓，不走冤枉路，不打沒有準備的戰，不做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做事倍功半的工作。應該節省精力，把精力集中在搞好他們提高的工作上面，而不是白費精力，把精力化在在黑暗中慢慢摸索的冤枉路上。舞蹈理論工作者的任務不僅是寫批評文章批評別人，更不是寫文章來隨意罵人，更重要的是寫一些研究論文，提供研究資料，介紹舞蹈理論給我們的演員及導演，及時的解決舞蹈工作上的困難。如：什麼是民族風格？舞蹈演員應該怎樣進行角色創造？應怎樣排練節目？要怎樣進行舞蹈理論研究？怎樣分析劇本？……等。這些都是迫切要解決的最基本同時最重要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到目前還

君子好逑 (獨幕劇)

· 開心人 ·

劇中人物

陳一萬——「教育原理」講師

公孫然——「視聽教學」講師
鄭喻責——「文學史」講師
一群女生

地點：某師範學院講師休息室
時間：上課前與下課後
幕啓：陳一萬，公孫然，鄭喻責，同在

稿于一九六四年五月
修於一九六五年三月

陳一萬：孔夫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非也。我看這句話倒是應該改為：「假我數年，五十以追求。」嘿！公孫兄你看，如何？

公孫然：嘻嘻！改得好。像我這樣一個佛教徒，即使美色不當前，都難免會忘掉佛祖他老人家的，何況……

陳樸萬：何況一班里面有那麼幾位可人兒，瞧着那般姿色，聞着那般香氣，聽着那陣笑聲……叫人如何不「循循善誘」哪？哈哈！

公孫然：一萬兄請打開我的心靈。（兩人喝喝深談，鄭喻責上）

鄭喻責：你們兩位又在研究「教育原理」嗎？

陳一萬：不錯，我們先研究「原理」而後……哈哈！

鄭喻責：而後「教育」，是不是？

陳一萬：喻責兄不愧為大作家，眼力過人。

鄭喻責：（微笑）哪里哪里。說老實話，你們兩位的新「教育」對象，不知可否介紹過來呀？

公孫然：修「視聽教學」的女生頗多……

陳一萬：公孫兄的艷福不淺，令人眼紅……

鄭喻責：簡直令人神往……公孫兄，我先……

陳一萬：公孫兄，我先……

陳一萬：那女人好不厲害，一下子吸去了我，我的……

鄭喻責：（又插嘴）什麼？

陳一萬：我的心。你替黨國辦過差事，當會了解到，一個法官對待政治犯時的心是冷酷的。然而，在某種情況下，法官的鐵石的心也會被標緻的容貌招惹得甜滋滋的。就是這種甜滋滋的感覺令我千方百計去追求那個千嬌百媚的女人……

鄭喻責：這種心情是妙不可言的……

陳一萬：然而不到一個月，我在上海找到更風騷的美人兒，南京這個，也就拋棄了。

鄭喻責：（嘆息）噢！

陳一萬：（驚奇）噢！這有什麼值得為之嘆息？拋棄一個女人，只當作丟掉一張廢紙就得了！君不見「窈窕淑女」而君子本來就好迷。只有村夫之見，才把我們當作教育界敗類。如果我們這種風流韻事，被罵為敗德喪行，則教育界敗類太多了！（奸笑）嘿嘿！嘿嘿嘿……喻責兄呀！你為何嘆息？

鄭喻責：你提及南京，使我悲從中來。我嘆息，神州沉陸，幾會回首，「想佳人妝樓顛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追往事，嘆今吾」，「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噢！（不勝惆悵）

陳一萬：（感慨）唉！「人世幾回傷往事」……算了！還是談女人，莫提往事。

鄭喻責：剛才難過一陣子，你最後一句話立刻使我快樂起來。憑良心說話，我隨時留意，隨時追求。即使是驚鴻一瞥，也務必查出哪一班級，姓甚名誰，家住何處。然後天機妙算，令孔明甘拜下風……

陳一萬：（作會心微笑）倒要領教一下……

鄭喻責：「靜女其妹」，俟我于「麗都」就是說，約她在麗都戲院面談。但在邀她時應

該暗示一下失約的後果。你知道，「一科不及格則不能畢業」這個規則，給予我們何等大權！「凡逆我者」殺，而順我者畢業矣！一萬兄，我這幾年來可謂稱必如意！

陳一萬：不過是雕蟲小技。即使你能够「令孔明甘拜下風」，也非向我「甘拜下風」不可！你是私下約她，我却在班上當眾指名指姓，把時間地點也說了。儘管那女生嬌羞萬狀，却教人不勝憐愛。哎呀呀！喻責兄，你真是「小巫見大巫」啊！

鄭喻責：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能作詩、寫小說。在追求的胆識上輸你，在背誦方面，你是望塵莫及的。

陳一萬：（氣憤）你背誦得出三民主義憲法麼？

鄭喻責：（氣憤）你會背莫里哀的「唐璜」？（公孫然抱錄音機入，聽錯「唐璜」兩個字音）公孫然：喻責兄，你說什麼「彈簧」？

鄭喻責：（不耐煩）我說的是莫里哀的劇本「唐璜」。（見公孫然不能了解）「唐璜」是唐朝的「唐」，「璜」就是裝璜的「璜」，唐璜是這劇本的主人公。這個唐璜呀，每個月都要結一次婚……

陳一萬：（讚嘆）哦！

鄭喻責：「唐璜」這部劇本，我百讀不厭地爛熟到標點符號都記得。嚙！待我表演一下驚人的記憶力……

陳一萬：（旁白）現在我只好聽他吹牛了！

公孫然：喻責兄，我替你錄音……

鄭喻責：（踱方步，開始背誦）「怎麼？難道你要我永遠守着第一次愛上的人？為了她我就得跟世界隔絕，任何人都不許再看了？」（站住；喃喃自語，屈指計算）

這里跳過一句，整整十六個字，加上一個支點。（踱方步，繼續朗誦）『把自己一輩子埋葬在唯一的愛情里面，年紀輕輕就在其他一切能讓我們賞心悅目的美女面前變成死人，這能算做一件體面的事情嗎！』（搖頭，語氣堅決）『不平生不二色，只有那種愚蠢可笑的人幹着才合適；所有的美女都有博得我們歡心的權利；』（三人同時點頭，微笑）『一個女人絕不應該因為自己是第一個受到別人的青睞，便剝奪了其他美女對於我們的心應有的權利。』（站住）我還要背誦出更精彩的一段……

陳一萬：（急切地）請不要耽擱時間。

公孫然：嘻嘻！我又得忘掉佛祖他老人家了。

鄭喻責：（踱方步，大聲背誦）『儘管我已經有了婚姻的約束，但我對於某一個女子所發生的愛情並不能禁止我的心靈去賞識另外一個女人，那樣做是不公道的；我留着這對眼睛來看所有的美女的才貌，並且對於每一個漂亮的姑娘都要順着天性的要求，給她以種種的敬意和酬報。』……

陳一萬：『順着天性的要求』，哈哈！這是符合『教育原理』的！

公孫然：『視聽教學』也強調這點。哎喲！佛祖！

鄭瑜責：（站住）請兩位雅靜！

陳一萬：（扮鬼臉）噓！

公孫然：（踱方步，繼續背誦）『歸根到底，剛剛發生的愛情是妙趣無窮的，愛情的可貴就在它那種變幻無常里面。』（站住，雙手按住胸膛）『我的雄心跟攻城略地的野心家一樣，老是想從一個勝利飛到另一個勝利，絕不肯把自己的願望加

以限制。……並且跟亞歷山大一樣，我衷心盼望能有其他的世界，好讓我把愛情方面的勝利擴展到那里去。』（大聲叫嚷）哦哦！愛情呀！愛情呀！……

陳一萬：（得意，狂笑）嘻嘻！嘻嘻！（收斂笑容）不到這間師範學校，你『怎知春色如許？』（吟詩）『紅袖霞飄彩，翠裙香散靄』，……（一群女生從休息室外經過）啊哈！室外脚步声，『疑是玉人來』！

公孫然：（哈哈！妙哉！）疑是玉來！

鄭瑜責：（吟詩腔調）只有大痴呆，才將那『窈玉偷香心，改、改、改』！如要我『歡娛一笑拚千金』，『我還是買、買、買』！（淫笑，丑態百出。）

公孫然：嘻嘻！我也要買……

陳一萬：（模擬鄭瑜責腔調）只有紀慶正那隻大蠢牛，美女他撈不到，反而挨了一頓毒打，跌下水溝，可憐他，跌得眼腫耳破，嘴歪鼻塌，又飽嘗污水，哎呀！老天爺！豈不教人笑哈哈？

鄭一責：（吟詩腔調）只因他，不懂『教育原理』。不像吾輩，十年一覺星洲夢，贏得學校薄倖名。哈哈（三人狂笑，幕落）